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物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七

別解脫律儀從何而得復從何而得
餘二律儀頌曰
從一切二現　得欲界律儀　從根本恒時
得靜慮无漏
論曰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
根本業道及從前後近分而得從二
得者謂從二類即情非情性罪遮罪
於情性罪謂殺等業遮謂女人同室
宿等非情性罪謂盜外財遮謂掘地
斷生草等從現得者謂從現世蘊處
界得非從去來由此律儀有情處轉
去來非是有情處故有情處者謂諸
有情及諸有情所依止處現蘊處界
內者即是有情所依外者名爲有情
所止非過未故若得靜慮无漏律儀
應知但從根本業道以定中唯有根
本業道故非從前後近分而得以在
定位唯有根本在不定位中无此律

儀故從有情數所發遮罪尚不得此
二種律儀況從非情所發遮罪從恒
時者謂從過去現在未来蘊處界得
如與此戒為俱有心由此不同應作
四句有蘊處界從彼唯得別解律儀
非餘二等第一句者謂從現世前後
近分及諸遮罪第二句者謂從去来
根本業道第三句者謂從現世根本
業道第四句者謂從去来前後近分
有言非得善律儀時可有現世惡業
道等故應別立此四句文謂應說言
有一類法於彼唯得別解律儀非二
律儀乃至廣說第一句者謂於現在
得前後近分及遮罪遠離餘隨所應
皆如是說於業道等處置業道等聲
故前四句義亦無失由如是理亦通
防護過現業道等非唯防未来以業
道等聲說彼依處故若異此者則應
但說防護未来律儀但能防未来罪
令不起故非防過現已滅已生律儀
於彼无防用故諸有獲得律不律儀
從一切有情支因皆等不非一切等
其相云何頌曰

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不律從一切
有情支非因

論曰律儀定由調善意樂普緣一切有情方得非少分緣惡心隨故支因不定支謂業道且於別解諸律儀中有從一切支謂苾芻戒有從四支得謂餘律儀許因不同略有二種一无貪等三種善根二下中上等起心別就初因說一切律儀由一切因一心有故就後因說一切律儀各由一因以下品等不俱時起如先說故此中且就後三因說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非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近事勤策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苾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及一切因謂以三心受近事勤策苾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因非一切支謂以三心受近事近住勤策戒无有不遍於諸有情得律儀者已說因故

非於一分諸有情所誓受律儀惡心
全息今應思擇於佛乃至蟻子身上
所得律儀為有別不若有別者趣不
定故於諸有情所得律儀應有增減
若无別者何緣煞人犯他勝罪煞非
人者唯犯麁惡若煞傍生犯墮落罪
非有情境身差別故令所受戒亦有
差別然罰罪業有差別者應知但由
別加行故煞人加行與煞非人乃至
煞蟻皆有差別且煞同趣同部罪中
由加行殊業尚有異如煞香象所獲
罪多若煞蚤虱所獲罪少何況異趣
加行有別異部罪中而无輕重由惣
意樂建立律儀謂普於有情無有差
別起調善意樂求得律儀非於一有
情不捨惡意樂而可求得別解律儀
故得律儀无有差別以得律儀者必
不別觀補特伽羅支處時緣故謂定
不作如是別觀於某有情我離煞等
於某支戒我定能持於某方域我離
煞等我唯於彼一月等時除戰等緣
能離煞等如是受者不得律儀但得
律儀相似妙行是故无有由諸有情

身差別故戒有差別又於自身不得
根本業道所攝別解律儀勿思法等
由自然害成无間等所攝罪業得眷
屬攝於理无遮謂離寂初衆餘罪等
又此所受別解脫律儀通於一切能
不能境得非唯於能境得此律儀要
普於有情起无損惱意樂无別方可
得故若謂不然於睡悶等皆不可煞
故應不得律儀若謂彼覺得本心已
還可煞者此亦應然以非所能有可
改易為能境已還可煞故有作是說
若唯於能則此律儀應有增減以所
能境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有轉易故
此不成難境轉易時无此律儀得捨
因故謂所能境及非所能後轉易為
不能能境无理令彼捨得律儀惣於
所能得律儀故若必欲令能不能境
有轉易故戒有捨得則成律儀增減
過者豈不有草本无而生有諸有情
求入圓寂由此應有捨得律儀亦不
離前戒增減失是故前說於理無過
又非過去一一如來及所化生入圓
寂故後佛於彼不得律儀有後律儀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七　第六張　鞠
戒於前失律儀非對一一有情各異
相續別發得故又前後佛戒支等故
謂諸律儀隨无貪等為因差別生別類
支二二類支各一无表惣於一切有
情處得如是无表既無細分不可分
析為少為多如何言有後減前失又
一切佛遍於有情具一切支律儀無
表以支數等无差別故非後佛戒減
於前失已說從彼得諸律儀得不律
儀定從一切有情業道无少分境及不
具支不律儀者此定无有由一切因
下品等心无俱起故若有一類由下
品心得不律儀後於異時由上品心
斷衆生命彼但成就下不律儀亦成
煞生上品表等中品上品例此應知
此中應思於屠羊等事有唯受一得
不律儀不應言亦有受一事得若尒
何故无從一切因得不律儀如得律
儀者雖於煞等差別表中先已受一
後更別受而不律儀非更新得謂先
惣望一切有情起无所遮損害意樂
為活命故受不律儀彼於今時復何所
得故此无有從一切因煞律儀中有

從近事受勤策戒勤策復受苾芻律
儀別別受時所受業道眷屬異故隨
要期異得先未得由此可得從一切
因此中何名不律儀者謂諸屠羊屠
雞屠猪捕鳥捕魚獵獸劫盜魁膾典
獄縛龍煮狗及置弶等等言類顯讒
構譏刺伺求人過憙說他非非法追
求以活命者及王典刑罰斷罪彈官
等但恒有害心名不律儀者由如是
種類住不律儀故有不律儀故行不
律儀故巧作不律儀故數習不律儀
故名不律儀者言屠羊者謂為活命
要期盡壽恒欲害羊餘隨所應當知
亦尒諸屠羊者唯於諸羊有損害心
非於餘類寧於一切得不律儀遍於
有情界得諸律儀其理可尒由普欲
利樂勝阿世耶而受得故非屠羊等
不律儀人於已至親有損害意乃至
為救自身命緣亦不欲煞如何可說
普於一切得不律儀此亦可然不律
儀者遍於有情境善意樂壞故雖无
是處而假說言誤諸有情及父母等
一切皆作羊像現前屠者遍緣皆有

害意謂彼久習不律儀心乃至已親
亦無所顧為活命故設已至親現變
為羊尚有害意况命終後實受羊身
於彼能无煞害意樂不律儀者受惡
戒時必起如斯兇勃意樂設我毋等
身即是羊我亦當煞况餘生類由此
意樂得不律儀異此但應得處中罪
由此雖了親現非羊而亦有害心故
遍得惡戒雖无聖者當作羊身而同
至親亦有害意經主於此作是例言
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親等得不
律儀羊等未來有親等體既於彼體
无損害心應觀未來至親等體於現
羊等不得惡戒如是等例於理不齊
无善意樂故有惡意樂故謂彼正受
不律儀時无正思惟謂善意樂我當
不害一切有情有邪思惟兇勃意樂
我當普害一切有情事雖主羊而心
寬遍是故容有觀未來羊於現聖親
亦發惡戒非觀來世聖及至親於現
羊身不發惡戒或无勞諍理應同許
且如有一受屠羊人雖一生中不與
不取於已妻妾住知足心極不能言

語四過而因羊壞善阿世耶具得
七支不律儀罪如是於親等雖無害
心二謂善阿世耶因羊壞故遍有情界
得不律儀若先要期受善學處後不
全損善阿世耶由遇別緣唯受然者
得處中罪非不律儀但得不律儀必
應全損善阿世耶故具得七支經部
諸師於此僻執隨所期限支具不具
及全分一分皆得不律儀律儀亦然
唯除八戒由隨彼量善惡尸羅性相
相違互相遮故若尒應受不律儀人
亦名近事應諸近事亦得名為不律
儀者云何應尒理遍應然謂屠羊人
並如是誓我為活命雖受煞羊然受
離餘不與取等或諸近事作是誓言
我定受持離煞生戒為活命故唯受
盜等無如是理一相續中二阿世耶
互相違故理應如是所以者何不律
儀人若於是處阿世耶壞唯於是處
勿有律儀近事亦然若於是處阿世
耶不壞唯於是處勿有不律儀許隨
彼量善惡尸羅性相相違互相遮故
若二二處得不律儀即能摠遮一切

善戒及一一處得善律儀即能總遮
一切惡戒是故无有不律儀人亦名
近事及无近事亦得名為不律儀者
此亦非理違前說故雖屠羊人為欲
活命但受煞業然於有情意樂壞故
亦應成就不與取等諸不律儀由是
理應離盜等者亦應遮止煞不律儀
若汝意謂諸屠羊者於他物等意樂
不壞不應獲得彼不律儀豈不亦應
離盜等者有於羊所意樂既壞不應遮
過煞不律儀如是還應不免前過若
於是處有善意樂即於是處唯得善
尸羅及於是處有惡意樂即於是處
唯得惡尸羅則不應許由隨彼量善
惡尸羅互相遮止此顯所受善惡尸
羅非一一支遍能遮故若汝意謂如
善律儀有不具支此亦應尒謂如有
受近事近住勤策律儀雖不具支而
亦得彼缺支攝戒受不律儀亦應如
是此例非等律儀不律儀用功不用
功得有異故謂諸善戒要藉用功善
阿世耶方能受得以難得故理數必
應非受一時總得一切若諸惡戒不

藉用功惡阿世耶便能受得非難得
故理數必應隨受一時揔得一切以
於欲界不善力强惡阿世耶任運而
起造諸重惡不待用功善阿世耶易
毀壞故隨受一種便揔得餘善則不
然故例非等現見織草不用功生要
藉劬勞嘉苗方起又如有受不律儀
人作是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
月月等一度屠羊等亦得不律儀由
不律儀易受得故以於欲界不善力
强雖不恒爲而得惡戒諸有欲受出
家律儀若作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
夜半月月等一度離煞等不得善律
儀由善律儀難受得故以於欲界善
法力劣若不恒持不得善戒此亦應
尒爲例不齊故經部師避无根過而
反墮在難拔過中智者應詳无例取
捨已說從彼得不律儀得不律儀及
餘无表如何方便未說當說頌曰
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得所餘无表
由田受重行
論曰不律儀人揔有二種一者生在
不律儀家二生餘家後受此業諸有

生在不律儀家者初現行殺等加行
是人由作得不律儀若生餘家後方
立誓謂我當作如是事業以求財物
養活自身初立誓時便發惡戒是人
由受得不律儀由三種因得餘无表
餘無表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處中
攝故由三因者一者由田謂於如斯
有德田所初施園林等善无表便生
如說有依諸福業事二者由受謂自
要期言我從今若不供養佛及僧衆
不先食等或作誓限於齋日月半月
及年常施食等由此有善无表續生
三由重行謂起如是殷重作意行善
行惡謂淳淨信或猛利纏造善惡時
能發无表長時相續乃至信纏勢力
終盡如前已說如是已說得律儀等
捨律儀等今次當說且云何捨別解
律儀頌曰

捨別解調伏　由故捨命終　及二形俱生
斷善根夜盡　有說由犯重　餘說由法滅
迦濕彌羅說　犯二如負財

論曰調伏聲顯律儀異名由此能令
根調伏故由五緣捨別解律儀一由

故捨謂於律儀由阿世耶不懷欣慕
為捨學處對有解人發起相違表業
差別非但由起捨學處心如得律儀
心无能故又在夢中捨不成故非但
由起表業差別忿癲狂等捨不成故
非但由二對傍生等起心發表捨不
成故二由命終謂衆同分增上勢力
得律儀故三由依止二形俱生謂身
變時心隨變故又二形者非增上故
四由斷滅所因善根謂表无表業等
起心斷故是此律儀因緣斷義捨盡
壽戒由上四緣近住律儀亦由夜盡
謂近住戒由上四緣及夜盡捨過期
限故夜盡者謂明相出時諸軌範師
多分共許如是五種捨律儀緣有餘
部師執隨犯一感墮重罪捨出家戒
有餘部執正法滅時別解律儀无不
皆捨以諸學處結界羯磨所有聖教
皆息滅故尒時雖无得未得律儀而
先得律儀无有捨義迦濕弥羅國毗
婆沙師蘊理教於心作如是說非犯
隨一根本罪時一切律儀有皆捨義
然犯重者有二種名一名具尸羅二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第十四張

名犯戒者若於所犯應可悔除發露
悔除唯名具戒如有財者負他債時
名為富人及負債者若還債已但名
富人此亦應然故非捨戒以何理教
蘊在心中且辯心中所蘊正理謂如
受一二非遍得律儀應犯一二時非
遍捨一切本於一切有情處所受得
律儀不應今時於一犯罪便捨一切
若汝意謂出家律儀必无別受還別
得義如何可說如非別受遍得律儀
應无犯一遍捨一切故例非等此諸
不然自所許故謂汝亦許在家律儀
非犯根本便捨一切或汝自許別解
律儀隨別受時還得尒所如是應許
犯律儀時隨所犯捨非捨一切且所
受戒有是極成非犯一時頓捨一切
苾芻勤策理亦應然設犯重時无容
皆捨或先已說先說者何謂闕律儀
若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應成故无
近事闕律儀者如彼別犯非捨一切
苾芻勤策例亦應然或於此中有何
理趣於四重罪隨犯一時出家律儀
一切頓捨非於二種有善意樂乃至

為救自身命緣亦不欲犯非捨一切
如汝宗說得不律儀若尒何緣薄伽
梵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不名沙門
非釋迦子破苾芻體害沙門性壞滅
墮落立他勝名依勝義苾芻密意作
是說且汝應說何緣犯重便捨一切
非犯所餘以犯所餘可悔除故若犯
餘罪未悔除時不失苾芻性悔除何
所益更求何益世令苾芻性不缺漏
不朽不雜能令如是成何功德若令
如是便得生天若尒諸天對持戒者
應極可供養執於尸羅无違犯者專
求生彼故然非聖教專為生天令苾
芻等清淨持戒故非悔者專為生天
既尒應言非犯戒者可能現證出世
功德故悔除者異不悔除豈不對於
出世功德可悔除罪未悔除時彼亦
非全破苾芻體何緣不許犯重苾芻
犯不可除他勝罪故雖亦成就所餘
律儀於出世德畢竟非器故世尊言
非苾芻等又可除罪未悔除時如何
有餘苾芻性在以彼於入正性離生
及餘一切无漏功德皆能為障乃至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二十九　第十六張　物[illegible]

為修不淨觀等尚不能令心住一境
況能成就若如是類有苾蒭體當白
歸礼如是苾蒭與犯重人有何差別
是故應許犯重苾蒭如无子能子說
非子於无人用人說非人於无形男說
非男等於苾蒭事既不能成雖有餘
律儀說非苾蒭等佛如是說於義何
違非唯能持別解脫戒於佛聖教少
有所成由此律儀招有果故然諸佛
意憎背有果持戒無缺尚未稱情況
犯重人能適佛意以違佛意如子違
父所作事業不稱本期由此故言非
苾蒭等此言非證捨律儀因吠婆沙
師以如是理蘊在心首決判此言依
勝義苾蒭密意作是說此中經主作
如是說此言兇勃兇勃者何謂於世
尊了義所說以別義釋令成不了與
多煩惱者為犯重罪緣寧知此言是
了義說由律自釋有四苾蒭一名相
苾蒭二自稱苾蒭三乞丐苾蒭四破
戒苾蒭此義中言非苾蒭者謂非白
四羯磨受具足戒苾蒭非此苾蒭先
是勝義後由犯重成非苾蒭故知此

言是了義說豈唯白四羯磨受具足
戒苾芻有犯重罪非由三歸三說受
具足戒苾芻亦犯重罪何理遮此三
歸得戒令不犯重成非苾芻設許此
言是了義說唯白四羯磨受具戒者
若有犯重罪成非苾芻由此苾芻於
生聖法无苾芻用名非苾芻非捨律
儀失苾芻号故廣論者作是判言依
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此為善說以
犯重人无生聖道苾芻用故非由執
此是了義言能遮我宗決判意趣若
異此者復有何緣同犯尸羅於中則
有失戒不失戒苾芻非苾芻故離對
法宗無令生喜理雖作是謗無多煩
惱者為犯重罪緣然應詳審誰最能
作犯重罪緣為作是言雖犯一戒而
有餘戒應勤護者為作是言既犯一
戒餘戒皆失任造惡者非對法者此
決判言少障生天解脫愛果然唯示
導令彼修因如何謗言勸他犯重謂
我但作如是誠言犯一戒時餘戒不
捨應於餘戒專精護持如是真名遮
他犯重汝說犯一頓捨一切豈不尋

作犯重罪緣故造罪緣在汝非我雖
作是說非此苾芻先是勝義後由犯
重成非苾芻此言麁淺雖先未證望
當證能若後无能亦名失故如契經
說觀此世間及天放逸退失聖慧又
先已說先說者何謂彼永非出世德
器故於勝義言非苾芻寧知大師有
斯密意由此中說彼非沙門餘處復
言沙門有四更無第五故知於此唯
說勝義言非苾芻由彼補特伽羅名
汙道沙門故非彼先證道後汙如何
成經主釋言雖有此說而彼唯有餘
沙門相故名沙門如被燒材假鸚鵡
豎涸池敗種火輪死人此但有言所
引眾喻皆無能故以諸材木少被火
燒世間說名被燒材木非全成炭名
被燒材若謂隨燒全分一分二種皆
許名被燒材則喻及法二俱猶豫喻
於所喻无證功能名涸池中容有少
水但无池用故立涸名設水全无亦
名涸者同前猶豫於證无能由此已
遮死人敗種謂雖猶有少種功能而
諸世間亦說敗種或雖不敗被損功

能不復生芽亦名敗種有同死法亦
名死人故契經中言放逸者常死假
鵝鷄戟及旋火輪二喻皆違契經所
說沙門有四更无第五若唯形相得
名沙門如世有人須沙門相餙設方
便作沙門形應名沙門說為第五非
彼假戟及旋火輪可得說名戟輪餙
相非實戟輪為其先故如是應有先
非沙門作沙門形立為第五然佛說
四无第五言為止如斯相沙門執故
引眾喻皆无證能又經主言知佛如
是意說以餘處說不名苾芻不名沙
門非釋子等豈不數勸應審尋思寧
隨一文便為固執又先已說先說者
何謂此沙門名汙道故知此唯約勝
義苾芻密意說言非苾芻等故非頓
捨一切律儀名非苾芻理極成立非
此唯有餘沙門相故名沙門如被燒
材鸚鵡戟等理可成立以世尊說彼
人應名犯戒苾芻惡苾芻故若彼頓
捨一切律儀應但名為无尸羅等寧
標犯戒惡苾芻名上座此中作如是
詰若言无者無何尸羅以尸羅名亦

目串習善惡戒外亦見有言此善尸
羅惡尸羅者作如是說何理相違彼
家應言無尸羅者以一切有串習尸
羅然說彼為无尸羅者則知彼闕淨
戒尸羅故彼諸言無深理趣經主於
此自問荅言若犯重人非苾芻者則
應无有捨學苾芻不說犯重人皆成
他勝罪但成他勝罪定說非苾芻對
法諸師豈不應說經部定是極兇勃
人兇勃者何謂作是說有犯重者非
成他勝以世尊說犯四重者不名苾
芻乃至廣說若謂彼據住覆藏心故
佛說為非苾芻等何緣不許犯重苾
芻无苾芻勝能言非苾芻等非由頓
捨一切律儀我國諸師不作是說諸
犯重者非非苾芻但作是言有餘戒
在本於一切受得律儀非犯一時餘
便頓捨如汝宗說得不律儀經主此
中欲排正理言彼所說非犯一邊一
切律儀應遍捨者彼言便是徵詰大
師大師此中立如是喻如多羅樹若
被斷頭必不復能生長廣大此喻意
顯犯一重時餘戒不能生長廣大戒

根既斷理遍捨故彼於喻意非能善
釋此喻但遮餘生長故若異此者喻
應不成然我分明見此喻意謂餘學
處如彼枝葉雖越而可得餘律儀四
重如頭若隨犯一必不復得所餘律
儀由此定無入見道等故契經說依
住尸羅方能進修殊勝止觀若異此
釋喻便不成且汝所宗四重學處為
摠如一多羅樹頭為一樹頭喻一學
處若四學處摠喻一頭應犯一時非
捨一切見斷少分多羅樹頭餘分无
妨猶生長故若一學處如一樹頭亦
犯一時非捨一切以見斷一多羅樹
頭餘頭无妨猶生長故如前已說前
說者何謂於此中有何理趣隨犯一
重頓捨律儀非護餘三不捨一切如
多羅頂斷一餘存既見世間多羅樹
頂雖斷一分餘分猶生四重摠如多
羅樹頂應知犯一无損餘三又諸多
羅一頭被斷一不生長餘樹不然汝
執尸羅一相續斷則餘亦斷故喻不
成由此亦遮上座立喻彼說如大樹
具根莖枝葉若根被斷便摠乾枯如

是戒根若隨犯一則便頓壞一切律 [illegible]
儀詳於此中言餘不壞已說犯一不餘
無勝能謂必不能入見道等然就彼
喻非失律儀以見世間或有一樹四
根齊等深入堅牢非斷一時一切枯
死唯損一分戒亦應然就別樹論唯
前應說故彼立喻於證无能經主此
中復作是說於此无義苦救何為若
如是人猶有苾芻性應自歸礼如是
類苾芻此言便為輕調於佛以佛說
彼亦是沙門雖得汙道名而有尸羅
故經主此中應作是說於此无義何
苦救為若如是人猶有沙門性應自
歸礼如是類沙門餘相沙門如前已
破非苾芻等亦已釋通由此理成顯
彼所引諸餘聖教為證无能又彼不
能少說正理證唯犯一便捨一切又
於无義徒致推徵實有律儀強言已
捨勸已犯者縱情造惡豈名持法利
樂有情若犯重人有餘戒在何緣擯
出苾芻衆外何用如是無勢用人於
清衆中速擯弥善若由犯重便捨律
儀應如二形生時能捨性相違故如

闕與明不犯律儀應容更受非無慚
愧永障尸羅勿捨彼人不得受戒故
知重罪得與戒俱由汙尸羅不容更
受旣無勝用故應擯出上座於此更
有多言由前理教已總遮遣恐文煩
廣不別彈斥然彼堅固煩惱纏心於
自論中造文作頌說麤惡語謗讟聖
賢無故自傷深爲可愍我國衆聖咸
業已除所制法言憑眞理教而彼凡
劬謗法毀人旣造深愆當招劇苦我
豈於彼更致酬言唯願當來彼惡無
報靜慮無漏二律儀等云何當捨頌曰
捨定生善法　由易地退等　捨聖由得果
練根及退失
論曰諸靜慮地所繫善法由二緣捨
一由易地謂上下生二由退失謂退
勝定捨衆同分及離染時亦捨煗等
及退分定爲攝此故復說等言經主
釋中應加離染如捨色善由易地退
及離染三無色亦尒捨无漏善由三
種緣一由得果捴捨前道二由練根
捨鈍根道三由退失捨諸勝道此或
是果或勝果攝經主於此應說二緣

必得果言攝練根故謂練根位必捨
得果棄捨鈍果勝果道故我於此中
應少分別若捨見道及道類智當知
但由得果非退若不動法无學位无
所餘无漏容具二種如是已說捨諸
律儀不律儀云何捨頌曰
捨惡戒由死　得戒二形生
論曰諸不律儀由三緣捨一者由死
捨所依故二由得戒謂若受得別解
律儀或由獲得靜慮律儀惡戒便捨
對治力勝捨不律儀三由相續二形
俱起以於尒時所依變故住惡戒者
雖或有時由善意樂捨刀網等若不
得律儀終不捨惡戒現見雖避諸殺
病緣不服良藥病終難愈不律儀者
受近住戒至夜盡位捨律儀時為得
不律儀為名處中者有餘師說得不
律儀惡阿世耶非永捨故如停熱鐵
赤滅青生有餘師言若不更作无緣
令彼得不律儀以不律儀依表得故
前說應理先受戒時惡阿世耶非永
捨故依前表業惡戒還起處中無表
捨復云何頌曰

捨中由受勢　作事壽根斷
論曰處中无表捨由六緣一由受心
斷壞故捨謂先擔受恒於某時剋礼
制多及讚頌等令作是念後更不為
彼阿世耶從茲便息由彼棄捨本意
樂故或復別作勢用增强與先現行
相違事業本意樂息无表便斷二由
勢力斷壞故捨謂由淨信煩惱勢力
所引无表彼二限勢若斷壞時无表
便捨如所放箭及陶家輪故範師
作如是說由等起力所引發故雖捨
加行及阿世耶无表或容盡壽隨轉
乃至發起極猛利纏捶擊禽獸應知
亦尒或先立限齊尒所時令限勢過
无表便斷三由作業斷壞故捨謂雖
不捨根本受心然更不為所受作業
唯除忘念而不作者以此无表期加
行生絶加行時無表便捨四由事物
斷壞故捨謂所捨施制多園林及所
施為罝網等事本由彼事引无表生
彼事壞時無表便捨五由壽命斷壞
故捨謂所依止有轉易故六由依根
斷壞故捨謂起加行斷善惡時各捨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五　第十六張　物　豐

彼根所引无表非至斷善得靜慮時
方捨處中善惡无表以羸劣故起加
行時便捨處中善惡無表如何經主
於此義中說第六緣名為斷善若作
是說斷善加行亦名斷善為第六緣
是則應言靜慮加行亦名靜慮便成
七緣靜慮加行中捨惡无表故應言
根者通善惡根所說斷言是斷加行
由依根斷為第六緣此釋頌文於理
無失欲非色善及餘一切非色染法
捨復云何頌曰
捨欲非色善　由根斷上生
捨諸非色染　由對治道生
論曰欲界一切非色善法捨由二緣
一斷善根二生上界應言少分亦離染
捨如憂根等非色善法三界一切非
色染法捨由一緣謂起治道若此品
類能斷道生捨此品中惑及助伴何
有情有善惡律儀頌曰
惡戒人除北　二黃門二形　律儀亦在天
唯人具三種　生欲天色界　有靜慮律儀
无漏并无色　除中定无想
論曰唯於人趣有不律儀然除北洲

唯三方有於三方內復除扇搋及半
擇迦具二形者律儀亦尒謂於人中
除前所除并天亦有故於二趣容有
律儀復以何緣知扇搋等所有相續
非律儀依由經律中有誠證故謂契
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
男根成就乃至廣說毗柰耶中亦作
是說汝應除棄此色類人故知律儀
非彼類有復由何理彼无律儀由二
所依所起煩惱於一相續俱增上故
於正思擇無堪能故彼起貪欲相續
行時不能伏除故非戒器又有猛利
無慚愧現前此類方能為戒依止彼類
無故非律儀依若尒何緣彼无惡戒
於彼相續惡阿世耶性羸劣故不堅
住故謂扇搋等婬愛多行无暫伏除
對治道故非諸數起猛利愛人能於
有情起極猛利動惡意樂令現在前
設暫能生亦不堅住身無能故心亦
無能故彼類身亦无惡戒即由此理
善阿世耶於彼身中劣不堅住要有
強盛堅住惡心方有惡戒及有強盛
堅住善心方有善戒彼俱闕故二戒

俱無然二形生捨善惡戒二依貪欲
極增上故非成扇搋等捨善惡律儀
起二依貪非極重故由如是理已釋
北洲二阿世耶非猛利故又不順起
三摩地故彼身无有善惡律儀惡趣
无能覺耶正理又非猛利慚愧所依
要此相應及損壞者方可得有善惡
律儀故惡趣中無善惡戒又扇搋等
如鹹鹵田故不能生善戒惡戒世間
現見諸鹹鹵田不能滋生嘉苗穢草
若尒何故契經中言有卵生龍半月
八日每從宮出來至人間求受八支
近住齋戒此得妙行非得律儀是故
律儀唯人天有然唯人具三種律儀
謂別解脫靜慮無漏若生欲天及生
色界皆容得有靜慮律儀然无想天
但容成就生无色界彼俱非有無漏
律儀亦在无色謂若生在欲界天中
及生色界中除中定無想皆容得有
無漏律儀生無色中唯得成就以无
色故必不現起无漏上生得成下故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